

程焕文之间 ——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

程焕文 刘洪辉 刘 洪 ◎ 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程焕文之间 ——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

程焕文 刘洪辉 刘 洪 ◎ 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焕文之问: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 /程焕文,刘洪辉,刘洪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7

ISBN 978 - 7 - 5013 - 5844 - 1

I. ①程… II. ①程…②刘…③刘… III. ①文献资源建设—研究 IV. ①G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182 号

书 名 程焕文之问——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
著 者 程焕文 刘洪辉 刘洪 编
责任编辑 金丽萍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nlcpres@nlc.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5844 - 1
定 价 48.00 元

序

2013 年 12 月底,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献信息保障系统(CA-LIS)中心图书馆馆长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举行工作会议,餐叙时谈及数据库涨价之事,笔者提出必须采取果断而有效的措施彻底根除数据商的恶习,坚决遏制数据库的疯狂涨价,与会者一致赞同。

2014 年 1 月 3 日,笔者在新浪博客上发表题为《十问数据商!!!》的博文,呼吁图书馆界重视数据库恶性涨价问题。这篇博文十分简短,连带标点符号也不过 600 字,但是,标题采用了中国流传几千年的“十问”传统方式,末了还使用了三个感叹号,貌似很全面、很生猛。然而,博文发表后没热两天就冷下来了,一如既往,波澜不惊。

2014 年 5 月 28—30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在西安举行“2014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会议的主题为“数字资源——用数据量体 为学科裁衣”。应分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的邀请,笔者在 29 日的开幕式后做了题为“在‘纸张崇拜’与‘数字拥戴’之间——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与出路”的主旨演讲。演讲视频在网上传播后,业

界反响热烈,于是,广东图书馆学会《图书馆论坛》编辑部的刘洪不断来电索要演讲稿,万般无奈之下,笔者只好嘱咐门下硕士生黄梦琪根据笔者的演讲大纲手稿和网上视频整理出一篇文章稿,以应《图书馆论坛》之需。

2014年11月25日,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期刊及数据库(RSC)在尚未与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谈判组妥善沟通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通知各高校图书馆,终止与DRAA谈判,企图将高校图书馆各个击破。DRAA理事会果断决议:坚决抵制RSC的恶性涨价行为,发起联合抵制行动。于是,爆发了全国高校图书馆第一次联合抵制国外数据库的行动,截至2014年12月25日,全国已有62家高校成员馆参加联合抵制行动,只剩下两家图书馆因为合同尚未到期而没有参与联合抵制行动。

2014年12月29日,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关于联合抵制RSC数据库的情况通报》中指出:“期刊图书等学术资源,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知识成果。在促进科技知识的传播、满足科研信息需求上,学术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有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和利益,应建立互信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然而近年来的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价格涨幅与捆绑销售的方式造成了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的迅速膨胀。在网络环境推动学术交流方式不断变化的环境下,研究者、出版发行机构、信息提供商、图书馆和读者都在学术信息传播的循环体系之中各展所长。出版发行机构或信息提供商以过高涨幅收取短期利润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其结果不但阻碍用户获取信息,而且必将损害自身在科技文献市场上长期稳定的发展。针对RSC这种恶意

涨价的销售政策,中山大学支持并参与 DRAA 的联合抵制。”

2015 年 1 月 6 日,《图书馆论坛》编辑部刘洪特地将一篇题为《“程焕文之问”的数据库垄断观解读》的稿件发给笔者双盲评审。读完这篇来稿,笔者当即回复:“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可以作为‘头版头条’发表!这个问题牵涉整个图书馆的数字生存生态,应该引起广泛讨论。另外,我的那篇文章,待我修改好以后,就放在这期之后的一期发表,这样连续两期有同主题的文章,就成气候了。”“此外,还可以组织一批人展开笔谈,因为这是一个图书馆界普遍关心和没有展开讨论的重要主题。”笔者的建议得到了广东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图书馆论坛》主编刘洪辉和编辑部同仁的高度认可。于是,《图书馆论坛》决定发起专题征文,开辟“程焕文之问”专栏,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题讨论。

2015 年 3 月,《图书馆论坛》第 3 期发表李明理撰《“程焕文之问”的数据库垄断观解读》一文,“程焕文之问”专栏正式设立;随后第 4 期发表笔者的演讲文字稿《在“纸张崇拜”与“数字拥戴”之间——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与出路》。由此“程焕文之问”开始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和业界关注的焦点。

2016 年年初,在“程焕文之问”专栏开设将近一年之际,笔者建议将征集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以飨读者。刘洪辉和刘洪一致赞同,于是,刘洪和编辑部的同仁开始着手整理书稿。为反映各方对“程焕文之问”的不同看法,在整理专栏文章的基础上,刘洪一方面亲自筹划,组织学人对数据商进行访谈,以弥补缺少数据商声音的不足;另一方面又收集其他刊物发表的与“程焕文之问”相关的论文和新闻媒体报道,力求全方位多视角

地反映各界对“程焕文之问”的看法。刘洪还负责逐一征求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部的出版许可,兢兢业业,贡献良多,体现了青年才俊的高尚职业精神。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图书馆论坛》编辑部提供的文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甄别,遴选了18篇文稿,并按照界别将文稿分为程焕文之问(2篇)、图书馆界的阐释(11篇)、法学界的讨论(1篇)、新闻媒体的反响(2篇)和数据商的回应(2篇)五个类目,删去全部文稿中的中英文摘要,将文后参考文献一律改为页下注以便阅读,完成了书稿的最终整理。这些文稿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程焕文之问”的方方面面,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均有益于“程焕文之问”的求解,值得赞赏。在此,谨对积极参与“程焕文之问”讨论的论文作者、文稿记者、采访者、受访者和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6年3月31日,在《程焕文之问——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书稿编辑之际,北京大学官网上贴出即将停用中国知网的通知:“图书馆订购的‘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2015年合同期已到,由于数据库商涨价过高,图书馆目前正在全力与对方进行2016年的续订谈判,上一年度合同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期满后数据库商随时可能中断北大的访问服务。”4月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发表声明称:“我们仍在与万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谈判,努力坚持争取到合理的条件,不向商家过分的涨价行为轻易妥协。”4月7日,《中国青年报》实习生蒋欣和记者叶雨婷刊发《多地高校停用知网 图书馆预算难追数据库涨幅》的长篇新闻报道,由此引发了新一轮有关数据库涨价和图书馆联合抵制的网络热议和社会关注。

数据商如狼,凶猛异常;图书馆如羊,温和善良。《程焕文

之问——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的编辑出版,恰逢其时地敲响了数字化的警钟,亮出了时代的公平正义之剑,挑战、危机、困境已经摆在图书馆和数据商面前,非两全其美,即两败俱伤。

诚然如是,“程焕文之问”犹如横亘在全球图书馆数字化高速公路上的一座高山,避不开,绕不过,移不动,退不可,唯有迎难而上,齐心协力,披荆斩棘,开辟通道,方有出路。

五一长假,难得空闲,昼夜伏案,摩挲笔耕,不亦劳乎,不亦乐乎。

是为序。

程焕文

2016年5月1日

于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

目 录

序 程焕文 / 1

程焕文之问 / 1

十问数据商!!! 程焕文 / 3

在“纸张崇拜”与“数字拥戴”之间 程焕文 黄梦琪 / 5

图书馆界的阐释 / 27

“程焕文之问”的数据库垄断观解读 李明理 / 29

“程焕文之问”:原因与出路 王春生 / 46

国外图书馆应对大宗交易困境的措施 王春生 / 59

试析数据库商与图书馆的关系 刘兹恒 董舞艺 孟晨霞 / 74

对数据商霸权行为的抵制研究 孙瑞英 徐 盛 / 86

出版商在图书馆数据库贸易中滥用许可权的

反垄断法规制 秦珂 / 102

图书馆在与数据库出版商博弈中的自我拯救 秦珂 / 116

我国英文学术型数据库市场的垄断特征分析 李慧 / 134

国外图书馆电子期刊采购困境及其应对实践

鄢朝晖 赵艳枝 / 15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大学图书馆拆分美国化学学会(ACS)

大宗交易资源包的方案述评 赵艳枝 / 169

法学界的讨论 / 183

从合理使用制度到法定许可制度 孙开元 / 185

新闻媒体的反响 / 199

数据商:每年都在涨涨涨 图书馆:哭哭闹闹买买买 蒋隽 / 201

数据资源:高校图书馆的痛 高毅哲 / 214

数据商的回应 / 227

图书馆之殇 胖胖星 / 229

重建津梁:数据商眼中的“程焕文之问” 肖鹏 赵芷琪 / 241

十问数据商!!!

程焕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上周,全国高校图书馆的超级大佬们齐聚中山大学图书馆议事,大家对数据商的定价策略、销售策略和涨价行为极其愤怒,一致认为图书馆界必须发出强烈的声音,以矫正数据商的不端行为。斋主现在先提出如下质问,请同仁们提供更多的质问,为我们在新的—年中展开行动提供“佐料”:

一问:数据库的定价依据是什么?

二问:凭什么在购买期刊全文数据库时数据商要强行捆绑纸质期刊?

三问:在全文数据库的使用上基本符合二八率,即一个数据库的资源通常只有 20% 被用户使用,另外 80% 未被使用的情况下,凭什么还要图书馆为未被使用的 80% 的资源买单?

四问:数据库不是不可以涨价,可是涨价总得有个规矩,每年的涨价幅度控制在通货膨胀率之下,一般不会超过图书馆的心理承受能力。凭什么有的数据商动不动就每年涨价 20% ,甚至更多?

五问：凭什么在数字图书的使用中要采用与图书馆纸质图书借阅相同的办法，每次只能一个用户借阅？

六问：凭什么数字图书的销售价格有时甚至要高过纸本图书？

七问：凭什么图书馆在购买数据库的使用权后，因无力继续购买而不能拥有已经购买使用权年限的数据库的永久使用权？

八问：凭什么数据商要将高影响因子的期刊，或者某个主题的期刊，从综合性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抽出来，单独建库暴利销售？

九问：凭什么数据商在签订购买合同时要强行规定不允许图书馆做任何元数据的关联？这与图书馆购买图书后出版商不允许图书馆编目有什么区别？

十问：凭什么数据商不向图书馆提供详细的用户使用报告？

（原载新浪博客《程焕文如是说》2014-01-03.

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e5zu.html）

在“纸张崇拜”与“数字拥戴”之间^{*}

——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程焕文 黄梦琪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1 数字时代——图书馆无形的蜕变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规模的迅速扩大,信息资源的载体形式、存储方式、获取方式、服务方式等皆发生了重大转变。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方式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图书馆尚未做好应对准备,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数字浪潮之中。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本文系程焕文教授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在西安举行的“2014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上的演讲报告,由黄梦琪同学根据演讲大纲和视频录像整理,经程焕文教授修改补充而成。

1.1 从“纸质资源拥有者”向“数字资源使用者”的转变

从本质上来说,图书馆已从“纸质资源拥有者”蜕变为“数字资源使用者”。在纸本时代,图书馆是纸质资源至高无上的拥有者,被誉为“知识的海洋”,且以海蓝为本色。可是在数字时代,随着数字资源的迅猛增长,特别是在数量上和预算上全面超越纸质资源时,图书馆的资源已悄然从纸质资源向数字资源转变。这种转变导致图书馆的“资源角色”和“资源地位”也悄然发生变化:图书馆作为“纸质资源拥有者”的角色和地位日趋式微,但作为“数字资源使用者”的角色和地位日益显著——数据商或数字出版商才是数字资源的拥有者,图书馆不过是数字资源的使用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数据商的用户或用户代表——图书馆服务区的用户代表。

1.2 从资源整理技术方法的“主导者”向“应用者”的转变

从技术层面看,图书馆已从资源整理技术方法的“主导者”转变为资源整理技术方法的“应用者”。过去图书馆是纸质资源的拥有者,在资源整理上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一切唯我独尊,自行编制分类法、主题词表,制定文献著录规则,颁布各项服务标准,所有读者和用户必须按照图书馆制定的规则行事。可是在如今的数字时代,图书馆不再是数字资源的拥有者,如何整理数字资源由数据商说了算,图书馆充其量不过是数据商征求意见的客户对象,被迫从资源整理技术方法的主导者变为资

源整理技术方法的服从者和应用者,完全丧失了资源整理技术方法主导者的地位。

1.3 从“读者在馆借阅”向“用户在线访问”的转变

就服务方式而言,图书馆服务已经从“线下服务”转变为“线上服务”,从“读者在馆借阅”转变为“用户在线访问”,从“有线网络服务”转变为“无线移动服务”。过去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读者不得不到馆借阅;如今用户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登录图书馆网站查阅数字资源。于是网上访问图书馆的用户越来越多,到馆借阅的用户越来越少。

上述三个转变在总体上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效率,更程度地满足了图书馆用户的需求。但也给图书馆带来了持久的困惑。

其一,关于数字资源,究竟是应该“拥有”,还是应该“获取”?或者说“拥有”与“获取”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几年,起初“获取”的呼声甚至高于“拥有”,现在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新鲜。我的基本观点是:“拥有”是硬道理,“获取”是不得已。

其二,关于资源建设的方向,究竟是应该“纸张崇拜”,还是应该“数字拥戴”?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数字拥戴”,因为这是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盲目地“追波逐流”。正因为如此,我把“在‘纸张崇拜’与‘数字拥戴’之间”作为这次演讲的题目,谈谈对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粗浅看法。